



远
方
出
版
社



飞

虹

玉

女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责任编辑: 伊 子

封面设计: 新 天

忆 文 武 侠 经 典 珍 藏 本

忆文作品集

——代(精品典藏武侠)序

武侠大师忆文，原名王益文，祖籍山东临清，从小爱读古典文学，特别喜爱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忆文性格好动，喜爱体育活动。他十八岁时考上大学，因家庭贫困，生活陷入困境，靠朋友帮助和外出打工就读于中文历史系。

在大学时期即酷爱文学创作，作品常发表在校刊及报刊上。毕业后，他曾在报社工作一年，因生活需要，开始写作武侠小说。

他自第一部《飞羽令》起，接二连三推出新作，共创作四十多部武侠巨著，有许多被香港、台湾书商买断版权，连港、台影视界也同忆文签订合同，一时成为商界的“红星”。

忆文武侠小说，内容曲折离奇，给予读者广大的幻想空间，尤其注重侠义理论与男女间的情感的谐调，被武侠界誉为金庸之后的又一位“侠坛”之星。

以作品内容而论，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古龙的小说则根本不写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忆文武侠，又和三位大师不同，他不写历史，也不像古龙写人生观，忆文特出的是，以写情为主，每一部小说，都以情事为首，最冲破旧的写作规律和框式结构，写出现代“红楼梦”中的武侠爱情故事。

当忆文先生告诉我，他写《慧剑断情丝》这部书的最后结局，整整写了三个多月，为书中的主人公“袁中笙”的爱情故事，掉了半天的眼泪，他还说不知如何落笔来完成这部最后的香艳“情系”。

至于描写武功，梁、金、古三位大宗师各有自己的风格。但忆文武功不同，他描写的功夫，没有一定的规律，他没有一招一式，也没有金庸小说那种神话中的奇功，有的只有一种功夫，他自称为香艳中的“情功”，在“情功”中最发扬自成一派的武功。

忆文武侠，其中涉及性与男女相欢的场面太多，为保住原著风格，虽作了一些删节，但仍有一些“限制节”描写，愿读者用艺术眼光去阅读观看。

武侠小说现在有这样的地位，都是侠坛宗师们努力创作的必然结果。武林有句名言，长江后浪推前浪，杰出的一代胜一代，这一点忆文小说中可以看见。

为了能使读者早点读到“忆文经典武侠”系列，远方出版社经过辛苦努力，终于隆重推出忆文四十多部武侠“爱情”故事。

为此，我代表作者深深感谢出版界的同仁，感谢阅读忆文武侠的侠迷朋友。因时间有限，书中有个别错误，请读者朋友们谅解，但愿能使忆文武侠，能成为你茶余饭后的好伴侣。

友人

1998年于香港希尔顿饭店

内容简介

纵横千里，悬高万丈，白雪皑皑的长白山，聚稀世之宝和各派武林高手如一体。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稀世之珍，谁人不爱，无人不夺，年轻，英俊的为异性所吸引的年轻侠士申明玉和貌美如花的梅雪珍，竟得一张武林中人梦中难求的绝世瑰宝“谜图”，于是，武林各派风云再起，黑白两道伸出无数抢夺之手，一时间，展开了一场武林大劫难。为了一张谜图，名门正派自相残杀，黑道魔头大开杀戒，你死我活；豪门侠女，青楼绝色，也参入其中，她们为夺世宝，为掠情郎，展开了女人特有的杀手涧。其宠大的气势，展现了武林声声色色的特有壮举，构成了一幅生动活泼，扣人心弦，爱欲无尽的武林再现图。

书中故事，叙事有节律，险处扣人心弦，令人咋舌。描写言情、生动、细致、包揽各色口味，回味无穷。

目

录

(飞 虹 玉 女)

第一章	争 迷 图	-----	(1)
第二章	柔 情 蜜 意	-----	(24)
第三章	采 花 贼	-----	(46)
第四章	救 美 人	-----	(69)
第五章	斩 群 魔	-----	(89)
第六章	飞 虹 玉 女	-----	(110)
第七章	夺 灵 芝	-----	(131)
第八章	华 山 学 艺	-----	(152)
第九章	奇 缘 奇 功	-----	(172)
第十章	血 枯 水 泪	-----	(193)
第十一章	双 色 争 郎	-----	(214)
第十二章	无 极 老 人	-----	(236)
第十三章	僧 尼 相 残	-----	(257)
第十四章	鸳 鸯 戏 水	-----	(277)
第十五章	阴 阳 渡 生 死	-----	(302)
第十六章	血 染 宝 匣	-----	(324)
第十七章	飞 虹 刃	-----	(343)
第十八章	寻 死 寻 活	-----	(364)
第十九章	掌 门 之 剑	-----	(385)
第二十章		-----	(407)

第一章 争“谜图”

纵横千里，高达万丈的长白山，细雪轻飘，纹风未起，把环抱天池四周的峭壁奇峰，点妆成一座嵌玉镶珠的比天巨冠。

没有鸟飞，没有兽走，一片静谧安详。

除了霏霏细雪，飘撒在晶莹光洁的皑皑群峰上和碧波如镜的天池水面上，整个长白绝巅没有一丝生息！

细雪不停地飘落着，不知飘落了多久，苍穹昏暗，也分辨不出是何时辰，这片有世外仙境之誉的名山绝巅，竟成了一片绝地死域。

但是，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阵隐约可闻的衣袂破风声音，立时划破了天池绝巅的安详静寂！

这人的身法好快，眨眼之间已能清晰可闻，显然是一位武林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随着那阵衣袂破风声响的快速接近，蓦见一道瘦小黑影，正沿着一道崎险雪崖，风驰电掣般向着玉柱峰下驰去。

细看那道瘦小人影，竟是一个年逾七旬，一身黑衣黑裤的白发婆婆。

白发婆婆，小眼炯炯，秃眉勾鼻，生了一张薄而尖突的雷公嘴，一脸的皱纹，令人望之，狰狞可怖，自然生畏。

在这时滴水成冰的酷寒天气里，依然穿着一身布衣，徒手未携兵器。

只见白发婆婆，神情急急飞驰中，一双炯炯小眼，一瞬不瞬的盯视着玉柱峰下的一片平坦雪地上。

循着白发婆婆的炯炯目光一看，啊！这才发现那片雪地上早已盘膝端坐着一个人。

根据那人的光秃头顶，一蓬银髯和穿着一袭宽大僧衣来看，显然是一位年事很高的佛门僧人。

那位老僧人盘膝趺坐，双目合闭，两手藏于袖内，在他霜眉银须，以及宽大深灰色的僧衣上，业已积了一层白白雪花。

看样子，他在那里至少已盘坐了一个多时辰。

白发婆婆挟着极速的衣袂破风声，虽然距离那片雪地愈驰愈近，但合目盘坐的老僧人，却纹丝未动，充耳未动，充耳未闻，连眼皮子也懒得睁开一道缝。

飞驰中的白发婆婆，看到那位老僧早已盘坐在雪地上，对她的前来看也懒得看一眼，布满皱纹的尖削老脸上，立现愠容，面目益显狰狞。

她直到驰至老僧人身前三丈处，才“呼”的一声刹住身势，轻哼一声，心中恨声道：“老秃驴，你抢先前来，充分调息，到时候想取巧检便宜，哼，没那么容易！”

心念间，也盘膝坐在雪地上。

她虽然坐在了雪地上，但她的一双炯炯小眼，却不时斜一眼三丈以外的老僧人。

虽然老僧人的头上雪花未溶，鼻孔中未冒白气，但她确定老僧人并没有冻死，而且，还对她随时提高了警惕。

如果她这时猝然向老僧人偷袭，即使不致负伤毙命，但也绝占不到便宜。

她小眼炯炯意含怨毒的看几眼老僧人，几经思考，终于闭上了眼睛，练功调息，准备片刻之后，舍死忘生的一场火拚。

细雪依然不停的飘落着，一切又恢复了方才的寂静。

片刻过去了。

白发婆婆并没有和老僧人火拚，连她自己似乎也盘膝趺坐，进入了忘我之境。

蓦然，在东龙口方向又传来了一阵隐约可闻的极速衣袂破风声响，而这阵破风声响也正急急的向着天池这面驰来。

根据他的飞驰速度，功力绝对不在片刻之前到达的白发婆婆之下。

这阵极速的衣袂破风声一传达，闭目盘坐的白发婆婆立时睁开了眼睛。

她先膘了一眼东龙口方，接着又偷看了一眼依然盘坐有如入定的老僧人。

根据白发婆婆这个小动作，即可断定她是一个工于心计，狡黠机诈之人。

她在那里盘膝趺坐，闭目调息，也不过装模作样，藉机盘算心思而已。

随着衣袂破风声响的快速接近，一道硕壮身影，迳由东龙口外如飞般驰了进来。

那是一个白发苍苍，霜眉银髯，穿着一身土黄色布衣，腰里系着一条同质布腰带的老人。

布衣老人面色红润，虎目有神，他一驰进东龙口，两道冷芒闪射的目光，也立时向着玉柱峰下的那片雪地上望去。

当他看到雪地上早已盘坐着白婆婆和老僧人时，虎目一亮，立时哈哈笑了。

同时大笑道：“老夫自以为是第一个，原来你两个比老夫还早！”

说话之间，身法加快，话声甫落，人也到了雪地上。

白发婆婆深怕布衣老人对她偷袭，小眼一睁，挺身站了起来，同时冷冷的讥声道：“怕什么，还有牛鼻子和老尼婆没到

呢！”

布衣老人理都没理白发婆婆。

却望着盘坐地上业已睁开眼睛，慢条斯理挥袖抖掉身上雪花的老僧人，讥声道：“老悟非，你休息了那么久啦，也该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啦！”

老僧人“悟非”并没有吭声，只是站起身来抬头看了眼阴沉的天空。

白发婆婆却哼了一声，沉声道：“用不着看，时辰早已到啦，我看老牛鼻子老尼婆是诚心不来啦……”

布衣老人立即不屑的斜了她一眼，哼声道：“老‘玄灵’和‘慧因’比你的信用好，说不定他们马上就到了！”

白发婆婆一听，顿时大怒。

小眼一瞪道：“你敢说他们比我好？”

布衣老人更加轻蔑的说：“我说他们的信用比你高，已经很客气了，你雷姥姥在江湖上的行径名声如何，……嘿嘿，我不说你自己也知道……”

话未说完，被称为雷姥姥的白发婆婆已尖噪一声，面现狰狞，伸出右掌，飞身向布衣老人的面门抓去，同时怒骂道：

“龙金虎你……。”

话未说完，如钩的五指已抓到了布衣老人的面门前。

被称为龙金虎的布衣老人一见雷姥姥伸掌抓来，也虎目一瞪，怒喝道：“想找死等牛鼻子两人来了再说。”

说话之间，右掌划了一个半圆弧形，掌边闪电般切向雷姥姥的手腕。

雷姥姥虽然激怒出手，招式可没敢用老。

这时一见龙金虎一掌削来，双肩一晃，飞身纵向两丈以外。

也就在雷姥姥和龙金虎交手的同时，“悟非”大师突然噙了

声佛号道：

“阿弥陀佛，看来吾等五人在此密约决门的消息业已外泄，现在已经有人赶来看热闹了！”

布衣老人龙金虎神色一惊，急忙游目察看。

飘落地上的雷姥姥也惊得四下张望。

果然，只见一个美靥少女，一个英俊少年，就在他们的身后百十丈外，正沿着玉柱峰的峰角下，大步向这面迎来。

少女着一身银缎织金劲衣，在上衣的领头袖口外露出一丝短短的雪白羚毛，肩披一袭同一质料的羚毛短剑氅。

背后露出一截系有白绒剑穗的银鞘剑柄，生得娇艳明媚，眸似秋水，年龄大约十八九岁。

她大步走在少年身前七八丈处，靥透温容，杏目含威，微微嘟着鲜红的小嘴，似是和身后的少年刚动过手。

也许是两人正在呕气！

再看那少年，同样地穿着一身银光闪闪的银缎功衣，仅在上衣外加了一件银缎素花，内羚羊短毛襟无袖背心，腰系了一条三寸宽的银丝带，佩一柄嵌玉银穗剑，足登银缎素花剑靴，发髻上也系了一条亮银丝带，看年纪大约二十一二岁。

银装少年，云神俊逸，星目剑眉，他俊美面庞上的表情与银衣少女的恰恰相反，他不但神情愉快，而涂丹般的唇角上常挂着微笑。

显然，如果他们两人在途中曾经交手，一定是他胜了。

如果两人刚刚曾经门嘴，那也一定是他占了上风。

当龙金虎看清了银装少年的面目时，不由惊得“咦？”了一声：“那小子不是老牛鼻子的徒弟吗？”

雷姥姥听得神色一动，也不由惊得“噢？”了一声问：“你认得那小子？”

龙金虎凝重的说：“老夫不但见过他，还知道他小子的名字叫申明玉！”

雷姥姥再度“噢”了一声道：“这么说，前面走的那丫头恐怕是老尼婆的弟子了？？”

龙金虎“唔”了一声道：“很有可能，听说十多年前她收了个姓梅的女孩继承她的衣钵！”

雷姥姥听罢，不由切齿恨声道：“这两个老牛鼻子老尼婆，老奸巨滑，耍奸使诈，她两个人不来赴约，居然叫两个毛头小子臭丫头前来送死！”

龙金龙冷冷一笑道：“你看他们那副神态像这死的吗？”

雷姥姥小眼一瞪，几乎是怒吼道：“告诉你，他们如果不乖乖的将他们保有的那份‘迷图’交出来，可别怨我老婆子手辣心狠，以大欺小……”

话未说完，龙金虎已冷哼了一声，讥声道：“省省你的老气力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闹不好，你死了还不知怎么作的鬼呢！”

雷姥姥听得浑身一震，果然闭上了嘴巴。

一对炯炯小眼立时瞅向四周和银装少年少女的身后，显然怕‘女云’道长和‘慧因’师大雨人隐身暗处，伺机下手。

也就在雷姥姥东张西望，疑神疑鬼的同时，银装少女已先到了他们三人身前，立即抱拳躬身，恭声道：

“晚辈梅雪珍参见三位前辈，并代家师问候三位前辈好！”

话声甫落，银装少年也恰好面向‘悟非’大师三人，抱拳恭声道：“晚辈申明玉参见三位前辈，并代家师问候三位前辈好！”

他的话除了名字“申明玉”三字与银装少女的名字“梅雪珍”不同外，其余一字不差。

银装少女梅雪珍一听，不由侧首瞪了申明玉一眼，轻蔑的哼

了一声，转身向一侧走了几步，似乎不屑和申明玉并肩站在一起。

‘悟非’大师却合什噙了声佛号道：“两位小施主请免礼，请问‘女云’‘慧因’两位道友，一向可好？”

申明玉和梅雪珍见问到恩师，不敢失礼，赶紧肃容拱揖，同时回答道：“托三位前辈之福，家师尚称康泰！”

说也凑巧，这次两人的回答竟然一字不差！

申明玉眉梢轻挑，唇角立时挂上一丝得意微笑。

不由转首去看数步外的梅雪珍。

梅雪珍想是也觉得两人的话怎的这么巧？上次参见之话，可以怪他学样儿回答，可是，这一次是两人同时出口的呀！

正因为这样，她不由闪动着澄如秋水的明目去看身旁的申明玉。

转首一看，发现申明玉眉梢轻挑，丹唇展笑，正暗自得意的向着她瞧，只气得急忙仰首望天，一张绝靛如花小脸蛋，一阵红一阵白。

雷姥姥冷眼旁观，暗暗心惊，心想：这那里是前来拚命夺宝，倒有些两小呕气，打情骂俏来了。

她雷姥姥在江湖上要奸使诈了岁十年，今天绝对不能着了这两个毛头小子臭丫头的道儿，上了老牛鼻子老尼婆的诡圈套。

心念电转，不由沉声道：“既然你们的师父没病没灾，为什么不亲自前来赴约？”

申明玉先看了梅雪珍一眼，见她无意回答。

这才抱拳恭声道：“回前辈的话，家师近年，体力日衰，自知在世之日无多，早已淡薄名利，遑论前来决门夺宝了……。”

雷姥姥突然关切的问：“那你们两人前来干什么？”

申明玉又瞟了梅珍一眼，道：“晚辈是奉家师之命，将他老

人家保有的部分‘谜图’送来了……”

龙金虎听得虎目一亮，脱口关切的道：“令师准备把那份‘谜图’给谁？”

申明玉毫不迟疑的说：“当然是决门比武，最后获胜的前辈！”

雷姥姥却有些不耐烦的说：“这些废话先少说，先把‘谜图’拿出来给我们看看你们带来了没有！”

申明玉一听，立时探手怀中，而梅雪珍也自动的解开她纤腰丝带上的一个缎质包袋，两人几乎是同时拿出一张长约一尺的说角皮纸来。

‘悟非’大师和龙金虎一见申明玉和梅雪珍手中展开的那张画添了线条的三角皮纸，俱都十分动容。

尤其是雷姥姥的老脸上，神色变幻，目光贪婪，恨不得飞身扑过去，一把抢到手里。

但是她知道，只要有‘悟非’老和尚和龙金虎两人中的任何一人在场，她便休想成功。

何况申明玉和梅雪珍两人的师父是否正在暗中窥伺尚未可知呢？

心念及此，不由冷哼一声道：“谜图你们两人是真的带来了，至于你们的师父是否真的体力日衰，不能前来赴约，就不能不令人有所怀疑了……”

话未说完，申明玉俊面一沉道：“前辈如此说话太不应该了。晚辈方才说过，只要您胜了其他两位前辈，晚辈马上把家师保有的这一份双手交给您！”

雷姥姥一听，立即瞪起小眼又望着梅雪珍，沉声问：“你呢？”

梅雪珍心中原就有些不高兴。

再听了雷姥姥咄咄逼人的诘问，心中更加有气。

因而毫不客气的说：“你这是多此一问，你最后胜了当然给你！”

雷姥姥见梅雷珍胆敢对她如此不敬，顿时大怒，不由小眼一瞪，脱口厉叱道：“臭丫头找死！”

厉叱声中，飞身就向梅雪珍扑去。

申明玉一见，也脱口沉声道：“前辈慢着！”

说话之间，身形一闪已挡在梅雪珍的身前。

雪姥姥只得急忙刹住身势，怒目怒声问：“你小子干啥？”

申明玉神色自若的一笑道：“晚辈不干什么，只是想先奉劝前辈一句话！”

雷姥姥立即不耐烦的说：“有话快说！”

申明玉含笑谦声应了声是，道：“我们作晚辈的虽然艺业不深，功力浅薄，但动起手来，也并非三招两式就打发得了的，万一久战不下，前辈的真力消耗过巨，那对前辈来此的目的，可就影响太大了！”

雷姥姥听得心中一惊，不由暗骂自己一声“糊涂”

但嘴里却不屑的傲然沉声道：“对付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丫头小子，还用得着三招两式！”

申明玉一听，立即淡然一笑道：“前辈既然说的如此轻松有把握，晚辈和珍妹倒愿先请前辈指点几招不传绝学！”

雷姥姥听得小眼一瞪，顿时大感意外的愣了！

站在申明玉身后的梅雪珍见申明玉竟然称呼她“珍妹”，一张绝靥面庞，顿时胀得通红，一颗芳心也跟着“卜卜”乱跳。

虽然想斥他一声“谁是你的珍妹”，但不知怎的，心坎里的那丝甜甜感觉，竟使她打消了念头。

一旁的‘悟非’大师和龙金虎却看得神色一变，俱都以惊异

的目光，注视在申明玉的俊面上。

闹不清这少年何来如此胆识豪气，居然胆敢向心黑手辣的雷姥姥公然挑战？

虽说雷姥姥为了保持体力，不会冒然上前动手，但老虔婆真的发起狠来，“叭叭”两掌将两人毙了，也并非没有可能！

但是，雷姥姥却冷冷一笑道：“看不出你这小子还有这么大的气势，想必暗中，大援在后……。”

申明玉立即不客气的说：“你也用不着拿话套我们，告诉您，我们既无大援，暗中也并没有埋伏……”

雷姥姥小眼一瞪，不由怒声道：“我不相信你小子有如此镇定的功夫！”

申明玉淡然笑道：“那是因为我们心地坦诚，豪无所求，只是前来把持有的一份‘谜图’交给最后获胜的一位前辈……”

龙金虎，立却望着雷姥姥，催促道：“好了，他们把话已说得很明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三人了，第一场是你和我，还是你和老和尚？”

雷姥姥小眼一瞪道：“为什么一定要我老婆子先打第一场？”

龙金虎立即讥声道：“这么说，你是准备以逸待劳，等在那儿捡便宜了？”

雷姥姥虽被说中了心意，但却强词怒声道：“放你的屁，你们是男，我老婆是女，先天上就没有你们那么浑厚持久的体力，当然应该你们先比。

不过，我老婆子也不想占你们的便宜，你们交手过后，胜的一方可以坐下来运功调息，直到你们体力恢复，我老婆子再动手比。”

龙金虎毅然称“好”道：“算你说的有理！”

说罢转身面向‘悟非’大师竟先叹了口气，同时黯然喧了声

佛号道：“不是我老和尚还未交手先触两位的霉头，实在是看了两位的面容上，印堂发暗，眉罩黑气，合当身临厄运……”

话未说完，雷姥姥已连声“呸”了数口。

同时怒声道：“老秃贼，你少在那里动心机，故意挫我们的锐气，告诉你，我看你的印堂才发暗，合当厄运临头呢！”

‘悟非’大师听了竟毫不生气的正色道：“不错，你没有说错，我老和尚在此地打坐，一直心神不净，灵台不明，合应是一凶险警兆……。”

龙金虎未待‘悟非’大师说完，早已豪放的哈哈一声大笑道：“老和尚，你是苦口婆心也好，另有所谋也好，告诉你，我龙金虎向来不信这一套，准备好，老夫要出掌了！”

了字出口，飞身前扑，双掌一晃，遶分上下，一劈‘悟非’面门，一切‘悟非’的小腹‘悟非’大师一看，只得黯然一叹，闪身斜走，疾演一招‘天地即分’，一格龙金虎的右臂，一拿龙金虎的左腕！

龙金虎朗声喝了声“来得好”，猛的一个屈腿旋身，两臂一甩，双掌斜斜扫向了‘悟非’的胁肩。

‘悟非’大师不敢怠慢，双臂一沉，两掌势夹功风，呼的一声贴向了龙金虎的前胸。

这两人俱是当今武林赫赫有名的人物，均以浑厚掌力见称，这一放手搏门起来，加之俱都志在必得，自是各尽所能，尽展绝学。

只见两人周近两丈之内，功气激旋，掌风呼呼，荡起了雪花冰屑，形成了一团雪雾！

站在圈外的申明玉和梅雪珍，俱都聚精会神的注视着场中。

显然，对这等惊心动魄的激烈打门，两人尚属第一次看到。

但是，一旁观看的雷姥姥看了，虽然眼神中有些惊惧，而她